

云中岳武侠小说精品

江汉屠龙

异侠系列



上

太白文艺出版社

I247.5
3302
(1)

云中岳武侠精品

异侠系列

江汉屠龙

(上)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异侠/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异…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891 号

异 侠 系 列

江 汉 屠 龙 (上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琦

责任编辑: 范胜震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60

字 数: 4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68-5/I·087 (全 15 册) 定价: 300.00 元

写 在 前 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遭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窳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雲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目 录

第 一 章	视死如归	(1)
第 二 章	江边奇英	(24)
第 三 章	掌伤猛狮	(45)
第 四 章	力毙三霸	(65)
第 五 章	飞狐惩恶	(89)
第 六 章	狂龙肆虐	(114)
第 七 章	阴贼反噬	(135)
第 八 章	螳螂捕蝉	(147)
第 九 章	湖滨小村	(158)
第 十 章	夜闯龙潭	(174)
第 十 一 章	鬼剑张道	(186)
第 十 二 章	无影一刀	(198)
第 十 三 章	农舍惨案	(210)
第 十 四 章	调虎离山	(231)
第 十 五 章	少女幽情	(253)
第 十 六 章	荒村除奸	(274)
第 十 七 章	欲擒故纵	(296)

第一章 视死如归

未牌时分，船靠上了平湖门码头。

天下承平已久，但行旅的管制并未完全放松。

湖广行省已划分为湖南湖北两省，武昌就是湖北的省府。

这里驻有两卫大军，清朝八旗中混编有蒙古八旗兵；至于汉军八旗，则派至荆州一带防守。这里，是满人的天下。

客船一靠码头，由军政双方组成的检查人员登船查验，旅客未经检查不许登岸。四十余名由下江来的旅客，秩序井然地接近盘查，整整花掉半个时辰，尚称顺利，并未发生意外。

范勋提起小包裹，踏上了嘈杂的码头，不远处的城门楼像怪兽的巨口，吞吐着川流不息的人潮。

沿忙碌的码头向左望，里外的汉阳门更是人潮汹涌。

更远些，三层高外圆内方的黄鹤楼像个巨人，俯视着滚滚奔流的大江。

他的确有点紧张，因为他知道自己所到的地方不寻常，武昌不是江湖朋友可以称雄霸道的地方，这里是浪人亡命的禁地。

在检查期间，他已嗅出危机，虽然已经平安过关，但心中一直感到不踏实。

心中有鬼的人，风吹草动也会惊疑不安。

他觉得那些公人似乎特别留意他，难道自己的行踪泄露了？按理应该不会引起官府的注意，武昌没有人认识他。

武昌是三霸天的地盘，这三个满手血腥的刽子手威震两湖，但只要没有把柄落在他们手上，其实也是无须恐惧的。

他随人潮拥向不远处的城门口，有意无意地扭头回顾。

一对村夫妇打扮的人，距他约十余步，正神色安祥地随着旅客跟来了。再后面，两位粗壮的水客，背着行囊低头赶路。

他满意地笑笑，脚下一紧。

城门左右榜示处，贴了不少榜文。

有些榜文分别以汉满文书写，有些纯以汉文写成，有些在重要条文上加上朱笔，有些已剥落不堪，文字难辨；有些榜文缺了头尾，是被人故意撕掉的。

通缉榜文甚多，有些附以图形。但比起其他县市，武昌这种通缉榜文算是最少的了，这表示武昌这座湖北的首府，治安情形十分良好，也表示破案率极高，能逃脱法网的要犯甚少。

他走向城门口，目光刚落在不远处的新贴榜文上，便发现迎面而来的一位青衣大汉，劈面要撞上了，他本能地止步，警觉地注视着这位来意不善的人。

大汉年约四十上下，高大粗壮，生了一双有利簇般冷芒的三角眼，前额剃得油光水亮，后脑吊着两尺长的猪尾巴——辫子。双手抱胸，叉开八字脚屹立如山，挡住了去路，三角眼不转瞬地阴森森地狠盯着他。

他一看就知道这人不是好路数，但出门人百忍为先，他卑谦地欠身笑笑，侧移两步回避欲行。

大汉巨手一伸，将他挡住了。

“留步，老兄。”大汉阴笑着说：“从九江来？你的同伴呢？”

“从九江来？不。”他赔笑：“在下从黄州来，单人只影，没有同伴。”

“哦，贵姓呀？”

“小姓范，范勋。”他谦和地回答：“请问大爷有事吗？大爷

一定是认错人了。”

“姓范，不姓崔？”大汉眼中有了疑云。

“在下的确姓范，好像这辈子从没遇见过姓崔的人；南方姓崔的好像很少。”

“很少并不是没有。你走吧。”大汉向他挥手，目光转向刚并肩越过的另一位中年人：“你最好真的姓范。还有，在本城，给我放规矩些。”

“是，是，大爷。”他惶恐地说，紧了紧包裹，举步匆匆移向城门口。

城门口内外，散落着不少闲来无事看人潮的人，这些人神色悠闲，但犀利的目光真令人心生寒。

他远离了城门口。后面，那对老实的村夫妇快跟了上来，两位粗壮的水客，正谈笑风生超越了村夫妇。

悦来老店是平湖门的老字号了，旅客大多是往来上下江的水客，品流复杂，高尚的客人极少光顾这种龙蛇混杂的老客栈。

范勋住进西院的客房。

这座院全是单间，算是中等的客房了，但甬道里客人进进出出，人声嘈杂，一股汗臭在空间里流动，新来的人，需久久方能适应。

店伙送来了一壶茶，客气地替他斟上一杯，接着用手指沾了茶水，在桌上写了一行字：“店中走狗甚多，言行千万小心。饭后，井栏旁有人照应。”

院子靠北的角落，就是西院客人使用的水井。

客店不供洗濯用水，洗衣袜必须自己动手。

晚膳罢，他捧了水盆到井边洗濯衣裤。

刚到达井边放下木盆，先到的客人中，有一位赤着上身的魁梧大汉，将拉上的吊桶向他面前一搁，左手拇、食、中三个指头一扣一伸，笑吟吟地说：“先给你，请别客气。”

他左手徐徐卷起右手的衣袖，然后将辫子熟练地盘在头上，欠身道谢：“谢谢，在下深领盛情。”

水倒入盆，他就在外侧的青石地面蹲下，用皂角洗衣。

大汉也在他对面占了一席之地，一面洗衣，一面用只有他才能听到的声音说：“奇怪，好像你已经被走狗们钉上梢了，是不是在路上露了形迹？”

“那怎么可能？上船是夜间，沿途我一直就没离开客舱，其他的人更是小心，不可能露了行藏。你是……”他也只用只有对方才能听到的声音说。

“兄弟姓梁。”

“哦！失敬失敬。”

“好说好说。今晚准备离开，你的人兄弟负责通知他们，四更末动手，留心暗号。”

“这么急迫？”

“你们的确被人监视了，不走不行。进城时，可曾发现不寻常的事和可疑的人？”

他将那位神秘大汉拦路盘问的经过说了。

“糟！”姓梁的大汉说：“他们必定已经知道崔二爷要来。可恶！一定是我们内部有了奸细。”

“崔二爷？蓝鹰崔瑞云？”他吃了一惊：“你们怎会与天地会沾上了？”

“是该会主动与咱们联络的，崔二爷就是专程前来商谈结盟事宜，要求参与这次集会……”

“上次天地会几乎全军覆灭，就坏在他们内部有了内奸，我们如果与他们结盟，后果极为严重。梁兄，请火速转告褚五爷，赶快停止活动。”

“这个……”

“请相信我的判断，错不了。”他极为肯定地说：“还来得及，

明天，我得尽快离开。姓常的畜生名震天下，出身年大将军门下，而且他认识崔二爷，恐怕他早就知道崔二爷的一举一动，布下天罗地网等我们了，我可不愿白白赔上老命。”

“可是……”

“一句话，我明天走。”他愤愤地说，拼命猛搓衣服：“五爷如果早些告诉我这是蓝鹰那家伙的主意，我也就不来了。”

“好，兄弟把话传到，等我的消息。”

“不管你是否会有消息，我明天一定走。树大招风，天地会沾不得，他们气候未成，目前不是与他们结盟的时候，你明白吗？”

夜来了，客店中人声渐止。

二更天，一名店伙肩搭抹布，提着一只大茶壶，哼着小调，沿走廊走向西院。转过通向西院的甬道，发现廊下一盏灯笼光度黯淡，本能地止步，歪下脑袋从下面的风孔察看里面的蜡烛。

牛油烛是完好的，并未燃完，但烛芯侧方，好像有一只不算小的飞蛾死在一旁，压着了烛芯，难怪烛光走了样。

发现问题的所在，必须摘下灯笼取出蛾尸，手刚伸，便感到耳门一震，茶壶脱手，人也失去知觉。

范勋一直在房内等消息，等到三更初，仍不见有人前来传讯，他只好往床上一倒，和衣入睡，连鞋袜都不脱。

朦胧中，突觉灯光大明。

房内点的是菜油灯，睡前他已将灯芯压下，仅留一星灯火，怎么突然自行大明的？

他警觉地惊醒了，倏然挺身而起。

他倒抽了一口凉气，奇快地从枕下抽出一把长剑，滑下床来。

桌旁站着一个人，背着手含笑注视着他。

灯光下，这人的身影似乎显得特别修长，顶上戴了瓜皮小帽，一袭飘逸的翠蓝色长袍，腰带上插了一把竹骨摺扇，右面悬

了一只翡翠如意，流苏直垂至膝盖。

人也长得帅，剑眉入鬓，大眼神光炯炯，经过细心修饰过的一字胡，脸色泛着健康的肉红，笑容和蔼，风度极佳，真像一位功成名就的地方名流仕绅。

“范大鹏，你认识我吗？”不速之客含笑问。

对方一口就叫出他的真名，他想赖也赖不掉了。

“听说过你这号人物。”他无可奈何地答。

“在九江你混得不错。”

“马马虎虎。”

“在等褚五爷的信息吗？信息不会送来了。”

“你……你打算怎样？”

“我神龙常宏不是不讲理的人。”不速之客笑容依旧：“我也不希望与你们这些江湖亡命作对，只对阴谋结党图谋反叛的人有兴趣。我不管褚老五把你请来武昌有何贵干，只要你明天在公堂之上，否认与褚老五有往来，我就放你一马，如何？”

“条件倒是很优厚的。”他冷冷地说。

“的确优厚。”神龙常宏点头笑答。

“那么，我就成了反清复明志士们中的叛徒，我雷霆剑范大鹏今后只有隐姓埋名见不得人了。”

“这又有什么不好？”神龙常宏把灯芯挑亮些：“大明皇朝亡了几十年，隐姓埋名逃世的故明遗老多得很，他们还不是活得好好的？总比脑袋挂在城门上示众好得多，对不对？”

“呸！你这满人的走狗！”他切齿大叫：“你出身年羹尧门下，姓年的是怎么死的？你不替故主报仇，反而替满人屠杀忠义之士，你到底是不是汉人？”

“不错，我是汉人，但我看到的是，大明皇朝治下的武昌，当年是如何残破模样。而如今，人人丰衣足食，人丁增加了两倍，治理武昌的官吏仍是汉人。”

“你，一个江湖亡命，往来九江武昌自由自在，不犯法谁也管你不着，如果我未能获得你与褚五勾结的确证，就不敢动你一根汗毛。”

“范大鹏，不要妄想用什么民族大义来打动我，我告诉你！”神龙常宏脸一沉，声色转厉：“我外曾祖父袁公崇焕，公忠为国一代长城，结果是被昏君奸臣所陷，满门诛绝传首九边，而导致军心涣散，国本动摇，朱家暴虐皇朝天命告终。”

“我常家列祖列宗，没有什么有负朱家皇朝，朱家皇朝对我常家却是恩断情绝，所以，谁要是提起反清复明，常某发誓要他肝脑涂地。”

“姓范的，你是丢剑就擒呢，抑或是希望像拖死狗般拖出去？”

“范某……”

“在下念你是一条好汉，所以对你客气，你如果不知自爱，哼！”

“告诉你。”范大鹏拔剑丢掉剑鞘：“天地间要想我雷霆剑范大鹏丢剑就死的人，尚未出生呢。范某为保持大汉男儿的豪勇气节，要死也死得轰轰烈烈。常宏，我雷霆剑范大鹏在民族大义之前，向你要求公平决斗。”

“你还不配。”神龙常宏淡淡一笑：“你要两湖浪子梁家麒传给褚五的口信，在下完全知道了。”

“你反对与天地会结盟，自称大汉男儿而不以朱家皇朝遗民自居；因此在下并不憎恨你，而且对你颇具两分敬意，所以给你一次全身的机会。”

“既然你不领情，执迷不悟，那么，在下也无能为力了，碰你的运气吧，再见。”

房门本来是开着的，但见神龙常宏的身影，像无形质的幽灵，保持面向内的姿势，冉冉退去眨眼即消失无踪，似是突然飘

浮隐没，顷刻幻化。

雷霆剑只感到毛骨悚然，感到冷气起自尾间，迅速沿脊梁向上导升，终至浑身发冷，悚然震骇。

菜油灯光焰摇摇，死一般的静。

他弄不清神龙常宏为何退走，听口气，绝不是有意网开一面纵他逃走，更不是基于民族大义而放他一马。

外面声息全无，静得可怕。

终于，远远地传来了四更正的更鼓声。

他得走，外面好像没有人，时不我留。

“啪”一声响，他用剑打翻了菜油灯，房中黝黑，他迅速闪出房外，到了走廊下。

院子里空荡荡，下弦月高挂在中天，景物一览无遗，整座广阔的客店黑沉沉，声息全无，静得反常。

廊下几盏灯笼，发出暗红色的光芒，每一间客房皆门窗紧闭，寂静如死。

对面厢房的瓦面，站着一个黑影，不动像个鬼魂，所佩的腰刀刀靶嵌有宝石，映着月色光芒闪烁。

他心向下沉，知道大事不妙。

“志高兄！纪贤弟……”他突然凄厉地大叫。

走廊尽头有人影移动，一阵闷响，四个僵硬的身躯被人推跌入院子里。

是随他一起下船的一对村夫妇，和那两位伪装水客的大汉。

四个人手脚并未上绑，但浑身僵硬像是死了。

他绝望地叹息一声，举步踏入空旷的院子。

木立瓦面上的黑影飘然而降，好美妙的平沙落雁身法，落地无声，轻灵飘逸点尘不惊。

“铮！”金鸣隐隐，有如九地龙吟，宝刀出鞘，月光下冷芒如电。

好锋利的宝刀，似乎森森刀气远在丈外便逼髓彻骨。

宝刀的主人身材特壮，比神龙常宏粗壮得多，稀疏的乱虬须，高颧骨突眉毛。上身穿了一件掩心背甲，正中的图案是一只狼头。

“金刚克图！”他用抑止不住的颤抖嗓音低叫。

大清派驻在武昌的武将，满蒙籍的比例是三与一之比，当然主官必定由满人领任。

蒙古八旗的武将，在京师以外的防军清朝八旗任职，乃是极平常的事，在京师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了；京师的满、蒙、汉二十四旗，界限分明极为严格。

克图，一听就知道是蒙人的名字。

“你应该认识我，不然就不至于闯到武昌来。”金刚克图用纯熟的汉语说，标准的官话毫不含糊：“常老兄不希望你上法场，所以我成全你。上！”

雷霆剑一咬牙，挺剑逼住。他知道，这里就是他横尸的地方，神龙常宏很够朋友，让他死得轰轰烈烈。

如果被捉入官，铁打的金刚也会被折磨得不成人形，能决斗而死，这是练武人求之不得的最好归宿。

存心死之念的人是最危险的，金刚克图当然不敢大意，宝刀一领，拉开了马步。

拼命单刀，金刚克图有如凭河的暴虎，毫无走位寻瑕蹈隙的打算，正面迎敌无所顾忌。

一声沉叱，雷霆剑奋起进击，剑吐千朵白莲，人剑俱进发起空前猛烈的抢攻，剑虹急剧吞吐，压力万钧，剑上风雷骤变，一剑连一剑了无穷尽，步步进逼狂野绝伦。

金刚克图守得严密，宝刀上下翻飞，把漫天彻地连绵涌来的电虹一一封出偏门，沉着地徐退，在一阵刺耳的刀剑碰撞声中，有惊无险地封住了雷霆剑的凌厉狂野十八招，退了七八步接近了

院角。

最后爆发出一声震耳的清鸣，火星飞溅中，雷霆剑斜退八尺，攻势已尽。

金刚克图也多退了两步，背部距墙根不足三尺。

“果然不愧称江湖第一剑手，雷霆剑名不虚传。”金刚克图镇定地说：“可惜，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了字未落，刀光似电，行石破天惊的雷霆一击。

“铮！”雷霆剑架住了第一刀，剑上的真力已大不如前，雷霆十八剑已耗掉了一半真力。

刀光闪闪，从斜方向闪电似的掠到，人已贴身。

雷霆剑已没有先前灵活，大喝一声，挫身、错剑、反旋、回敬，连封带打一气呵成，从刀光下切入，招发“雷耀霆击”，剑光直发，然后反旋而入，身剑合一撞入对方的宝刀空隙中，要拼个两败俱伤同归于尽。

金刚克图不上当，而且早就算定他必定作同归于尽的聪明打算，所以一声长笑，刀光一闪，人影似流光，远出丈外去了。

就这一笑一错刀的刹那间，刀光已从剑虹的侧上方闪掠而过，恰好从剑招的间隙中出没，神乎其神地脱出险恶的纠缠。

雷霆剑冲出三四步，嗯了一声，用千斤坠稳住了马步，左手掩住右肩，吃力地转过身来。

“你还有余力自裁。”金刚克图冷冷地说：“你是本座在江南所碰上的最佳剑手，惺惺相惜，你还等什么？”

雷霆剑右肩的血，从指缝中像涌泉般流出。他游目四顾，周围静悄悄，除了不远处躺着的四具同伴尸体，不见有其他活人。

如果他逃走，客店房舍多，上屋也不难脱身，金刚克图一个人，想追上他谈何容易？

但他心中明白，附近必定潜伏着不少高手中的高手，想脱身恐怕比登天还难。

“罢了！”他叹口气说：“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范某这条命，不要也罢，咱们来世再见。”

他强提余力，徐徐举剑，镇静地反握剑把，左手扶住了剑身，站稳马步抬头举剑，锋尖徐徐贴上了胸口。

下刺自裁，由于伤不在要害，死得十分痛苦，如非勇敢的人，不敢使用这种手法自裁，宁可以剑地，锋尖上插刹那间直贯心房，便可立即身亡，减少痛苦。

金刚克图收刀入鞘，庄严地扶刀肃立。

“砰”一声大震，一间客房的房门轰然倒塌，一个快速绝伦，依稀难辨的人影，狂风似的刮出房外，卷入院中，冲向剑尖正向下沉落的雷霆剑，喝声先一刹那到达：“住手！要死就得死在对方刀下。”

金刚克图反应奇快，迅速拔刀截出沉叱：“原来你也是一个……哎呀……”

一个黑而大的物体，已砸上了金刚克图的胸口。是一个盛满水的大茶壶，金刚克图成了个落汤鸡，眼前模糊，弄不清是啥玩意，吃惊地后退。

一声怒啸，院门口人影电射而来。

雷霆剑的身影，已从院中消失。

庞大的黑影，奇快地跃登对面的屋顶，恰好碰上屋脊后面闻警长身而起的三个人影。

“打打打！”架住雷霆剑的黑影大喝，左手连扬。

三个人影骤不及防，黑夜中也看不到奇快绝伦的暗器，听到喝声已来不及闪避，大叫几乎同时摔倒在屋脊上，有一个人骨碌碌向下滚。

等两侧埋伏的人闻警截出，救走雷霆剑的人已经失了踪，轻功身法之佳，骇人听闻。

客店的秘室中，神龙常宏带了四位随从，与金刚克图及四名